



特別
^19
3314
3



八19
3314
3

桃源县三本接虎嶺鳥聚

桃源縣卷之三

施老下癸放申人退堂回后进坐房归坐位坐下贺人杰王屏臣郭起凤计全何
万君召金大力刘伟朱光祖李昆等俱在侧傍伺候矣臣对申言说梁家
虽杰审问明白必得拿住申贼方能元案贼人虽有影向怎奈路途遥远隔府
隔县要拿申贼须得大费周章方能成功在其位的人俱各不敢多嘴明知自己肚
里去平常就是大人对申说也是明问计全老下知他腹内有才机谋见识颇多计全也知
道老下是问他偏不先说等别人全不言语他才开言讲话他足为大人这件事着依于忌
的愚见也没甚难处不过多费些辛苦可以成功

计全控背闻言道

口尊钦差老大人

事情不论大合小

只要功到自然成

少不的

我等明日出去访

找到宿迁陸家墩

若能得了真实信

商量计较把他擒

以前多少为难事

竟自撓頭办不情

全凭圣祖洪福大

仗下的

韦威处，把功成

办事须要除火性

铁件磨针争几分

忠良听说将頭点

说道是

又要尔等费辛勤

计全控北背说不敢

大人之言息兼禁

慢言身受皇玉录

老下拍奔敢不轻

分身碎骨难备报

赴湯投火以甘心

大人说

辛勤二字就不起

分所当为礼当行

忠良代咲将頭点

口说千总话语通

暂且歇息去用飯

就走也得到明辰

中人答在往外走

一丁

各自归道卧房中

用飯歇息全不表

单言欵差奉旨臣

下人伏侍用飯

吃畢徹下用茶羹

安寢歇息埃可后

一夜无词到早晨

忠良下

起来净面衣穿好

用茶一畢把话云

吩咐去传黄付将

还有恭将双丁人

伺候的

内丁答在往外跪

告诉该值传事兵

去清二人先不表

再整衙内申英雄

一早起来将面净

衣服穿好用茶羹

今人上屋去打探

说道是

欽差去请黄闾人

大家只得候一候

来了全到上房中

俱各站在当院内

但見那

天琪小西到来臨

彼此相見齊拉手

只見廣內走西丁

黃付丁闾下来了沒有

若來了

清進房中見大人

天琪答說來了

帥車掀簾走進門

天琪帥令東人走進房中見大人行礼以畢忠良吩咐東人告坐归位施老下說付將畢朕伺候前者本院接了一状老下就把一往之事告訴了好汗一遍又說

計全他要全申暗訪之故天琪問所扭項向計全說大哥依你的主义这件事怎兼办法計全說也沒甚么别的主义只可大家全去到那里暗訪其人若得了真实的信息难道有拿不住的道理么天琪點頭說只可如此計全說留下郭王二位在衙內伺候大人余者诸位俱各前去還得代領五十名兵丁你我俱代隨身的暗器也不可全前去不过三丁五丁散開而行還要乔庄打扮使人不疑才好申人說正是計全說事不宜遲清大人的示下就把關太將的兵丁撥五十名千總代去老下說很好天琪等申人告辭奏臣挑選兵丁乔粧改扮並不騎馬俱是步行約定在宿迁會齊在見

車好汗

一齊出了淮安府

散淡道遙往北行

三、分兩走

計全相陪付總兵

天塋代咲開言道

口內連把大哥稱

方才大人言此事

小弟愚蒙所不明

梁姓俱家被人害

曰甚么

起訴逢災惡難星

計全所見天塋問

口把表弟等又稱

若要趕這一件事

真是平空大禍臨

有各客人唐廷俊

六合鎮

天晚投宿旅店中

店東名叫鄭典祖

向熱多嘴是好心

全是他

為此客人一旬話

惹起尼波大禍生

他說有坐三官廟

裡面窩藏車煬人

若要知道你下店

必定追趕在後跟

寫出叫他投表弟

就是梁家歹人

仗义直下唐廷俊

果木杰

賊人追趕宅舍中

話不投機動了手

弟兄們杀敗車錄林

次日打發客人走

天晚遭逢怪事情

又歎首級扔院內

並不知

尸在何方那處存

弟兄拿頭去出首

進了桃源縣衙中

那知道

縣官安心訛良奴

皂隸窩挑在其中

完事要良五千奴

奉人偏又不依從

知縣叩住弟兄奴

因此上

俱家被害与燹人

皆因知县贪赃想良皂肆在内窝挑把他弟兄二人扣住重燹人这一夜赶入梁家把二十四口尽皆杀死家财抢净这是客人唐廷棧店東郑典祖二人过义不日他仇人所起叫人家被害俱家尽死是他们仇在大人台下喊的冤大人准状把桃源县知县提来当堂审问知县招出皂肆的过付又把皂肆提来受刑一審这才招出燹人通连因旧仇咬官扣住武奉致傷二十四條人命審清押住大人退堂与我等商议前去访拿故此把你二位清来大家前去拿賊

黄天堪

闻听此话将頭点

口叫大哥你是听

相来万事由天定

生死造定是前因

店東向热管为好

起祸元由他一人

一句话

送了二十四条命

九天造定不能更

计全點頭说正是

万般事

不由人力任蒼穷

弟兄講話往前走

不覺日落到黄昏

野店歇息住一夜

重人却不一处存

次日伏又趨途路

野店打尖不必云

又走一日天色晚

相离不还陸家墩

重好汗

投宿住在一座店

所為商量把賊擒

兵丁散住廂房內

好汗尽在上房中

吩咐小二預備酒

酒菜齊來莫消停

小二各處那敢慢

登時端進上房中

擺在了

卓上放下小菜餚

杰后拿進酒壺中

車家好汗斟上酒

不講尊卑倫弟兄

又搭肩

不露行跡怕人曉

坐列無序飲劉伶

飲勾多時齊用飯

狼餐虎嘍一般全

吃勾了

小二忙把傢伙徹

隨後付又獻茶羹

灯下飲茶閑叙話

天堪閑言叫計兄

此處那里不甚還

高議明朝忘兼行

計全聞言腮代咲

叫一声

矣弟你且我云

車家好汗在灯下閑談天堪說此處那里不還咱們明日是怎樣的行事計全說愚

兄拙見明日先我先去到陸家撒訪一訪阮國柱的消息他或是在家沒有或是

有几个人人在一處這都是定不得的他們或是俱罪處走在不惹往別處去作買賣

這都是有的明日列位俱在店中候信定法不是法必須等我回來在定主

又天堪點頭口中說是不言弟兄每在屋內閑談且說車兵丁們在廂房內也是

店小二伺候飯食用畢大家走路帶之上下俱了歇息一夜无詞到了次日上下俱各

起來店小二端淨面湯大家洗了臉用茶已畢計全說你們車位有愛喝早酒

免的沒有天堪說此事如何也沒有同起來就喝酒呢計全說我得點補好出去

天堪點頭說清用我等閑坐在店中
不比大哥有事情說罢招呼店小二

代咲說

你們叫我用何故

天堪叫聲計兄長

可心東西要及宗

四刃干酒一个中

及碟小菜一双筷

計全拍手呼列位

恕我先偏有事情

代咲齊說大哥請

此出中

計全連忙代飯用

吃畢告辭東英雄

少時工夫在用酒

連忙走進上房中

要甚店東西吩咐明

計全要了及羹菜

立可拿來卓上存

車好汗

不可哇叩令人僧

付又囑咐呼列位

在店中

回來商量把賊擒

好歹別把事非生

奈姓寧心等一等

計全轉身往外走

重人听说將頭点

大哥治公清放心

抬頭睃見一老翁

出了商旅店中

走至村頭留神看

口說借問一个信

神眼一見心欢喜

走至根前代咲云

那座村是陸家撒

老者見問回言道

叫一声

尊駕留神你是听

你若问

陸家撒付挨河边

离此十里没有零

計全问听离的近

心中大喜咲彦生

付又说

有位阮姓曉不曉

未知此人在家中 老者付又呼尊駕 要问阮姓我知闻
今日他家却有事 亲朋不少几百名 计全跟话呼老者
他家中有何事情请讲明

事情说成一定巧计全的主义在店中问惟恐店东见他们人多生疑不说实话还
露风声反为不美故此走出村头这才相问正好就遇有这了老者头一宗 双村相
隔不
这第二件这了老者合阮国柱是一个老亲豈有不知之礼故此听见计全问他就知
道又说他们家今日有事计全就式跟话说不知他们家有甚么事情 老者说
尊驾是
那边来的计全说我從桃源县上岭兜来的老者说上岭兜来的莫不是魏太守那边 来的
计全
说老者你怎么晓得呢老者说不消等驾说那阮国柱还是我的远房内侄 呢及下里
不断来
往我在那里都见过甄头时如何不知呢计全我就是魏太守打来的时义来清阮下到那
里有要紧的事商议老者说甚么要紧的事情不过又是有了甚么生义咧你去罢

今日湊巧咧今日乃是我們阮內侄的兒子湊月我老伴兒還去呢皆因我沒穿的故此
我沒去我們這阮內侄四多步才見了這么了兒子今日湊月遠近親友去的不
少怎麼我說巧呢你要為有甚么買賣找他伙計今日為坐湊月包管都在那兒
這去全都見着了計全聞听滿心歡喜一撥了說多承指教伴賜而去有老者觀者
者怎忘回來呢只得要往前走

他恐怕

老者賸破其中故

只得迈步向前行

走有付內沉音想

這件事

真乃天賜巧成功

是人打听真寔信

可巧就遇這老翁

阮國柱

家中底細全知曉

今日湊月有事情

車寇全都在那里

一陣成功淡咲中

走有扭項回頭看

不見方才說話人

計全從路回里走

不尋一時進店中

一直走進上房內

車位英雄欠身形

都说大哥回來了

可曾得有信音

計全說

列位請坐听我講

車人歸坐押靜听

計全代咲呼列位

方才獨自走出門

要去暗訪阮國柱

村頭巧遇一老翁

走上前去將他問

他與那

阮姓還是一門親

賊人家中作湊月

親朋就有几百人

他又问我那里住

来我阮姓为何因

愚下假说桃源号

魏得金

差我前来有事情

老者回答他知道

必为打却金帛良

他说今日去的巧

伙计全都在家中

到了那里定见面

那在高议怎兼行

在下告辞那老者

绕路回归旅店中

见列位

公公商议怎应办

咱好前去把贼擒

天琪拿听呼兄长

说道是

这算哥，你多心

我等俱是一勇汗

见识机谋全不通

擒贼还用商议计

你说行来我们行就

天琪说大哥是忘忘了主义才好呢我们不过听令而行计全说也是公事公办只要

成功那里在乎你我，要依我的主义咱就此时前去不必等有夜晚兵将齐去到那里

的时节老兄弟领三十名兵在外边四面巡查堵他的门户我们领二十名兵硬入贼宅

拿他等管取成功他算不能漏网天琪说就是这等重好汗说有连忙吩咐小二急速预备

饭食卡齐用店小二各名侍将出去先伺候上屋里的重家好汗然后厢房里的兵于

卡整的六个人好拿子才把饭食用完撤去了傢伙贺人杰拍丘一塊良子交与店东回

来在算兵与将俱各手持兵刃大家出店计全说西北十里就是你我还是分开寻到了

那里在聚齐好协力擒贼

車好汗

店家不解其中义

不是经商買賣客

今日难猜就里情

想是有人告了状

家内惯窝賊煌盜

才有兵将把他擒

且不说

代兵出了招商店

暗自奪呼口向心

到相皇家将与兵

付又一思说就是了

阮国住

坐地分贖他使良

惡慣滷盪无处躲

店家趁原心中想

四路分開向前行

这此人

到此不知因何故

必是要上陸家墩

素向不往正道行

今朝一定官司犯

作賊那了慶八旬

把话橫更令有目

車家好汗离旅店

悄语依言把矣弟

胆大欺心了不成

想来必定好汗

你我一到那里去

須防为首三斤人

並不是

天琪门听微冷咲

代領兵丁四散行

为首賊人阮国柱

家内窝賊藏盜寇

一定他

必須有义要留神

余者那道不要紧

愚凡今日言此话

口叫仁兄听弟云

计全眼望黃天琪

这厮的

坐地分贖他算得

武义精通鈴棒能

千万不可轻盜寇

擒賊拿頭话是真

能人背后有能人

黃天琪聞計全之言微々冷笑說兄長你是叫這一路兜上的事鬧怕列本來也令人發煩自從天津爭幫起直到如今淮安這有多少事情罷打涼自上了江到底歇几天兜呀好都是連着的事情一宗不了又宗和今日的这件事情老哥你囑咐小弟可算多慮青天白日你我十人五十人兵要拿二十人賊還直甚麼計全說內有一件元故我打听他們今日是作海月他的親朋不少有几百人還多咱這一去難道還等他的客散淨了才動手拿人不成自然是擁而進就要動手那分子的人不知其故自然害怕往外亂跑咱們大不对付重寇五他要隨車而逃這却如何是好天琪說依兄長這麼說起來到是一件難事

黃天琪

若是依你這兼誨

賊人家內散親朋

計全摆手說不好

親朋以散重寇走

到了那里在言講

老哥之言實在明

聽見計全言此話

到了那里忘兼行

那時你我再動手

這件事

難道單拿阮姓人

要使船兒湏着凡

拋我覓賄阮國柱

一定他在家中住

口把兄長呼一聲

不然除非等天晚

成功可已把賊擒

若等天黑有變更

只可矣

天琪點頭說也是

手到成功把賊擒

若要擒他談笑中

黑夜間

比语说

白晝硬把他家住

別人跑脫他不能

自然要把家口住

誰捨的

幼子姣妻金共良

所慮就怕余寇走

在若擒拿又勞神

論理今日又算巧

申賊俱在阮家中

一古而擒全拿住

解到淮安无事情

計金拿听將頭点

事到臨期任蒼窮

弟兄們

说话之間往前走

堪、睛見陸家墩

不言官兵与官將

在把那

賊人家中明一明

申好汗代領五十名兵离陸家墩不远三丁一攢五丁一伙陸續自竟奔村口而未

說阮國柱他就是本陸家墩的人自紹尔不受父母教訓不幹正事吃喝賭博无所不為他的父母是活氣死了就有沈成莫友投又他来操演鎗刀棍棒招聚无徒的賊棍窩藏寇盜水旱俱有到后来越闹越大家中起盖地窖暗室窩藏燒人坐地分贓稱為頭目合家中兒子作海月五里三村的鄉亲在者那此棍徒盜寇真的不少但只件这此賊只從杀了梁家的俱家打劫財物估量有事情重大遲早不全必有人来捕捉这此日子申煥人爽利无作買賣爭在阮家闲住白晝間暗室藏身夜晚間所房俱舍每日差人在村頭的路口以外不時的打听如有人来好作准備这一家中舍客申賊人並不在大所上全申飲酒他们是另有一处正自吃酒可就言講的就是

梁家之事有一个家丁来报说有桃源县的魏大下那里的人来要见阮国柱说快
有叫他进来我正要向那件事情是怎应兼呢家丁答在外跑不多时来
至外边把那人领进

不多一时那人进

酒席延前立柱身

申贼奉目拍头着

认得魏家作活人

到那里

常是这人他伺候

故此见面更相亲

阮国柱往他先讲话

你来到此为何日

长工见问闻言道

申位下们清听云

当家姿

差我到此来送信

告诉申位得知闻

我们当家的有难了

淮安府

拿至当堂问口供

夹棍板子全受到

牙关咬定不招成

后来向官施巧计

家中诳去良四封

没奈何何实招认

淮安当堂画口供

内当家的差我到此处

懇求申位念宾朋

各必要

没志铺谋早定计

救我们当家的的脱难星

阮国柱拿听将头点

口叫列位请听明

甄哥既杰身有难

你我傍观礼不通

怎应兼

思想一条良谋计

答救甄哥尽朋情

沈成一傍闻言道

说道是

列位的神仔细听

依我全上淮安府

黑夜之間殺進城

殺官斬吏將他救

打劫庫餉拾金良

大鬧一場是正禮

諛死諛話任天宮

莫友回言說胡鬧

這件事

管保重大不非輕

正講又有人來報

外面有

无数的官兵圍困門

申賊聞听魏家表人之言依阮国柱的主义是全义氣设计鋪謀能救魏哥沈成
 是了洋蛋要杀官劫庫直要造反莫有在内相補说这件事如何作得你把淮安府
 作别的小县分明那里兵多将廣人烟稠密杀官劫庫是如谋反画帛不成反惹滅門
 之禍这件事断乎作不得阮国柱说依你恁么美呢莫友说依我的主义魏哥煇杰
 現今被难你我若是躲闲拿不住咱们也是难定魏大哥之罪也不过受此应难性命
 可保说你那里去躲难道还携有家眷不成只雇你我自雇当身撩下家眷一
 定被人拿去拘禁监牢你我的朽名就传于后世保不得在寻别法才是莫
 友说若要雇恋家只心无快断必受其害那时節悔之晚矣阮国柱说魏家的来

人你先去吃点東西我打發你回去言把令人把那人領去吃飯不表且說重賊
正要商議萬全之計但見有三四家人來報說各村口以外俱有人前來意思
是打仗的光景俱各是手持兵器離村不遠咧特來稟報阮國柱拿言心下
省忙說列位事不宜遲你們快往暗室去藏躲待我賭場那人莫友說大哥那
都不是話我们又去躲了罢你一人堵場那此了人豈有此里

莫友對重開言道

列位弟神仔細听

若然你我不比古

到底是

也算江湖義氣朋

既若作了這件事

誰要縮頭非是人

睜眼作了合眼受

講不的

要與他們併一併

輸盈勝敗打一仗

若后商量恁兼行

阮國柱點頭說正是

上矣弟你

主義竟與我相全

莫友付又呼兄長

還有一事要听真

令即今朝作海月

親友賜光到家門

未行人情元為好

現今俱了在前所

少時若要動了手

內有不便事及宗

頭一件

刀銚上面无有眼

傷有他們不通情

或是被人拿了去

他就是

跳在黃河洗不清

一則他把災難受

二来还是你我名

弟二件

人多是非难打仗

碍手碍脚怎战征

依我大哥你快去

前所告诉那些人

叫他们急早全散去

省的临期遭难星

阮国柱

口中答应说狠是

矣弟之言果高明

如今我往前边去

叫他们

立刻就散莫消停

言罢转身不代慢

急忙到前所

重亲友

一見欠身开言道

東家来了敬三中

阮国柱摆手说不敢

有事来对列位云

那些个山分子来的亲友街坊者見阮国柱前来一齐站起来说好的总没見家

之面想是恼我们苦道喜来逞这狠顽敬你三中阮国柱说多承列位赏臉賜光小

弟有失奉陪望乞列位恕罪奈因今日有一件事情不敢不对列位说明常言散谎

难賄当御人我阮某素行之事也賅不了在位的御亲新近在桃源县

又作了一宗

買賣被人家扣住了線頭免因此差人來圍困我家想要拿人列位想我們

这些人就肯低頭等死自然捨命相併与他們動手内中関乎者重位俱是賄的起我

到此行情我要不仔細言明倘或時間動起手來傷有列位也不好要被他們拿

住更不好渾独不分如何是好依我的愚見列位此罢今朝暫且散去在下把这

件是办清擇日具帖奉请列位到舍下在贖今日失敬之罪

阮国柱

说罢一住從前话

中人闻听吃一惊

腹内沉音心犯想

各自害怕腹中云

这件事情非小可

关系重大不非轻

倘若是一

少时真要动了手

圍住阮家要拿人

双下若要一動手

谁肯讓谁死相争

倘若要

不少好及拿了去

这场官司打不清

你说不是賊一党

現在他家主何情

若说是

来行人情作满月

交结煇魁有隐情

轻則花小算万辛

重者难免受官刑

超早走了是正礼

少吃一顿免灾星

中人想罢時多会

一丁

不约而同全站起来

口中齐把東家叫

在上由神清听闻

这算阮下你正是

向热疼雇中御亲

惟恐我等遭陷井

先来告诉好脱月

我等俱各深感仰

但愿尊駕无事情

太平将任念

我们在

道府道喜今谈心

言罢转身往外走

慌忙走出大门

各自回家不比云

且说那

阮国柱時下一转身

万步连忙林后面

进屋来見中煇人

口中连呼列位

我打發

那些人各自替家中

我等也谈快商议

不躲怠挡那些人

阮国柱到了密室见了中人说列位我方才到了前所对那些人说明就里他^等俱各散去咱们是急来商议莫友大哥^说你总别说躲的话方才我说过咱们总不^说比古时候的江湖中的录林到底也是有些义气别落后人的廉耻咱如今等他们来到先打一仗在作商议你我也不可消停依小弟的主义如今把大门关上咱们把手使的兵刃俱各预备在叫五个人先上房去把瓦揭下越多越好自看他们若进院内送上至下拿瓦乱打先给他个下马威然后在与他们动手杀的过他们罢奈不过他们罢先砸他一阵老在作商议中人齐说狠好是这了主义阮国柱连忙

叫家丁把大门关上又叫五个人上房揭瓦预备又叫人把手下使的兵刃搬来将傢伙撤去桌椅挪开中人把长衣甩去短衣计妥诸事俱了预备等自外边人来到此好动手打仗

中人

大家商量主义定

俱了预备那消停

五人先将房上

将瓦揭下手底存

单等有人将院进

一齐扔瓦打敌人

中人又将衣计妥

大家单等外边人

且不说中人

出内在表英雄

眼着贼宅离不远

聚在一处讲元回

计全说那边就是贼宅舍

先前之言记在心

老叔領兵三千了

在外週圍四面巡

若与見

賊人越牆未逃走

老叔你
急勇擒拿別放鬆

君召光祖與弟

金六刘伟何录通

都司賀了人七了

代領官兵二十名

不用招到那里呼往里闖

硬進賊人宅舍中

必須大家齊急勇

別叫盜寇走一名

我全那

李五兄弟督后陣

包管今日定成功

申家好汗說狠好

大哥之言礼上通

並不是

我等即言說大话

几个毛賊有甚能

計全点首腮代嘆

話虽如此要由神

他家今日作海月

廣有四鄰与鄉亲

那里若要一動手

必点害怕要逃生

一定奔門往外跑

必須要

办別卖愚少杀人

計全說那些人往外要跑咱們也不可多傷人命小西說這就難咧大伙兒都往外跑咱們可知道誰是賊人誰是出分子的呢計全說到了那里愚兄自有別變說罢往前所走堪离賊宅不远猛一抬頭看了看大門關閉天琪說列位你們賭這不相个清分子的兼尔閉門閉户的計全看這个意思尔是走了几咧賊人家中有了難備這更得由神咧這得借金大力的光用棍搥開大門硬往里闖申好汗齊往前走黃天琪分三十名兵在賊宅左右巡羅不表箇小西朱光祖

万君臣何录通金大力刘伟贺人杰代领二十名兵直扑门前相离不远金大力把铁棍用手攥紧浑身用力

金大力

双手一攢浑身力

铁棍无情捣大门

只听咕咚一声响

把门一丁大窟窿

大力用力又一下

又扇门闹左右分

小西

分付兵丁往里闯

七家好汗紫随跟

计全李昆督有障

一齐都

进了大门往里行

官兵口内高声喊

大叫贼人尔等听

快此出来身受死

缩头藏脑躲不能

既作录林称好汗

又桩妇女去哭声

招呼多时无人应

小西闹言对申云

莫非是

贼人预先都出去

为何不见有人声

大畧是条空城计

你我反到中牢笼

事到其间无的讲

吩咐兵丁往里冲

走过影壁面神着

暗见贼人在大所

闻下一见高声喊

连把那

胆大贼人骂二声

粧聋卖哑非好汗

快表受死莫消停

小西

站在院内骂重寇

在整房上五个人

起先俱在脊后躲

这如今

来到前边立起身

控背伸手拿起瓦

那准一人下施情

用力往下打了去

只听吧的响一声

那兵致破流鲜血

眼冒金花一阵昏

哎哟未完走了到

金大力

腰背之上中无情

打的好汗之一恍

气的不住喊连声

房上搜_々往下撩

兵_々不住乱打人

计金后边说不好

眼望李五把话云

口中不住叫卖弟

你快此

开弓放且莫消停

五个人先把瓦揭下放房上躲在房背的后面往下偷着但见重人俱从外面近来拈

过照壁走进当院五个人贼色过脊来了_々擎瓦_往打先把一名兵丁打了头破脸肿把

金大力腰上也有了一下兵_々一阵乱打就有五六了兵丁有伤重好汗了_心慌计金在

后面着的明白说不好这宗兵器如何招架李五兄弟非你不可快些堵挡这一阵才

好呢李昆说大哥不用有忙这件事交与小弟

神旦子

代咲连说休害怕

大哥只管放宽心

这件事情交与我

身子不动把功成

他们在

房上站着更好打

手头一勤瞄咲声

大哥你看那一了

黑不苗秋在年轻

長的结实身体壮

先叫他

滚下房来吊在塵

李公杰

说自回手掏旦子

十数多了手中擎

左手一抬认上扣

悠悠搜淘又靶弓

对准了

房上那人打了去

只听吧的响一声

左眼之上有了重

那人哎哟臉淌红

栽倒身軀往下滚

吊在塵埃响咕咚

擦的頭破腦子冒

三魂七魄見阎君

房上四人说不好

难解其中就里情

教手手住又發怔

又有一人吊在塵

下剩三个在了庙

了、看忙心内京

不敢站着俱跨下

一丁、

眼相离鴛一兼全

李昆付又认旦子

望皮房上把弦松

只听的

吧的一声有了重

西门之上中流星

往前一栽跨不住

咕嚕、

吊在塵埃真苦情

脑代栽扁花红濺

身归枉死命归阴

那奴一見魂不在

竟扑脊后去处生

登時危住无人打

计全观眇長咲容

口中连誇好旦子

谁見李廣占花荣

高声招呼前边上

快此拿賊立大功

中人不見危片落

一丁、

抖搜精神扑大所

車賊有忙心害怕

皆曰是

房上吊下三個人

暗見來人離不遠

阮國柱

心生巧計往前行

手中鐵鎚只一指

吡吡高声把話云

列公詳禮阮國柱若是个无能为的他就敢窩藏盜寇坐地分贓了車賊人為肯實
伏这就是別者之人一得信弄就打算走咧頭里那些个話不过試探車人有
氣胆量没有莫友的那此話才正中他的機關呢頭一宗仗有自己的武义精通
可以挡的住几个人第二宗痴心妄想指望杀退了这些人叫江湖上这此朋友暗的
后来好吃这宗太平个他的家口累墜可也難以逃之又搭有捨不的田園產業如今已

是兵臨眼下将至眼前也说不出的話來房上那一陣瓦打的也就狠得勁尔好
的吊下撒來了就知道必是有暗器了少不的自己迎將出去在他们家中又
是財主又是打頭兒的人在没说推安別人的道礼手擎鉄鎚高声吡說你們
这些人都是那里來的作甚成群的你們先把就礼言明叫阮下听

阮國柱

手内擎鉄鎚迎頭去

吡吡高声把話云

尔哥是誰來到此

你們是此甚么人

旧里情由言一遍

杰后欺杀賭闹爭

閩小西

聞听此話心好恼

高声大叫賊是所

若向老下們送何至

听我把

旧里情由说了明

老下姓名名閩太

漕標叅將敢不怪

現今有人将你告

所曰為

武峯梁家那事情

尔等安心劫细客

赶到梁家要相争

各人仗义捕你每

双下里

夜晚相持賭輸盈

梁家弟兄是好汗

杀退尔等救客人

你们败陣施毒计

把双歎

人頭扔在他院中

弟兄拿頭去出首

遍与駐官要想良

就只可恼甄皂隸

当中窩挑把事生

县内扣住梁武峯

尔等得便下绝情

梁门一家全杀死

二十四口喪 残生

店家客人齐告状

巧愚有

善断民词施大人

收状癸人提知县

还有梁家二弟兄

当堂审问其中故

贾知县

招出皂隸甄得金

皂隸投来当面审

欽差当堂動大刑

设志诬良全招認

他说是

賊人住在陸家撒

因此大人差兵将

特的前来把你擒

可恼賊人好大胆

义恩还要誦相征

托与官将想大仗

情如谋反一般全

慢言毛賊人几了

就有一干也稀松

尔守痴心想漏网

就便是

安翎撞翅也难腾

阮国柱拿言心内恼

鼃指关下代怒云

阮国柱拿言不由微冷笑说姓关的你不用说此大话难道就把我们下跑了不成断
无此礼说起来你们都是跟施不全兜的要说起施不全兜活把人气死他把我
们江湖上的朋友也不知伤害了多少次打我们陆家搬过去那时我们无在家中
便宜他过去若是我等在家务必要把脏官劫住拿他给那江湖上的朋友报
仇雪恨你说你是跟总漕的恭将你这了官律只好威吓别人合那些卦般上的
蛮子要想威吓我们那是白饶你们就来了这们几了哪还有多少咱们还

是乱杀一阵子呀还是了了的投豈呢就只问你小西闻听贼人之言不由
的心中大怒

关小西

用刀一指声断喝

大叫贼人你是听

说话无知真可笑

敢把江湖二字称

把我贖你弄贼崽兜

就如小侣一般全

还说要劫施按院

这句话

胆大欺天了不成

总漕驾下人不少

俱是招群杰俊英

尔能征都会战

人武义尽精通

方才你说请动手

倚多为胜不能

我这里

就只来了人七了

那怕强贼几百名

只管^前来试一试

管叫尔等丧生

阮国柱

听见关了这此话

正中机阁长咲容

腿指条将闹言道

叫一声

姓阁的由神你^是

你们既有人走了

我们多增礼不通

也配关了闹一闹

拼一了

上下高低榆占盈

小西点头说正是

吩咐跟来手下^的兵

尔等退后踏热闹

重^兵奔将脚步停

计全李五也不走

代领兵丁踏咲声

阮国柱

扭项招呼重盗寇

不用多了来六人

重寇奔听不代慢

出来莫友合泥成

后面还有人四了

棍棒刀钹手中擎

这边咲坏重好汗

腹内说

敢言手到把功成

重好汗见贼也来走了不由的腹中暗喜说这要是盈他们敢言手到成功先合他们闹合子然后擒拿说话之间相离不远了对于就动起手来咧且说付将黄下代领三名官兵在贼宅外面巡罗听见重好汗领兵捣闹贼门闯将进去就知里面要动手吩咐兵丁俱要由神正自思想忽听打墙头上跳下及了人来重兵赶上拿住用绳缚上这及了人就是揭危的那五了那三了被神且李五打下房来这及了见不^事详色过房脊指望越墙逃命偏又与有巡罗的官兵把他俱拿

住黃天琪令及各兵丁看守他代顧余者之兵仍在四圍巡邏且不表且說院內的重家好汗與燭寇動手

爭好汗

院內動手戰燭寇

刀鎗並斧要相爭

賊人拼命施展勇

痴心指望把功成

阮國柱

手使雙鎗如閃電

盜寇實杰武義精

躡躡跳躍急又快

身強力壯果饒雄

還有那

莫友沈成與四寇

七個人

一齊努力抖威風

这边的

七人俱是英雄汗

小西光祖何永通

大力金印與劉席

賀人杰居正相戰征

一對一了戰燭盜

誰肯讓誰要立功

只听兵刃連声响

敲丁打鉄一般全

賊宅后边知此事

男女老少战京々

賊妻黃氏心害怕

賄怨兇夫不正行

窩藏盜寇在家內

不想買賣與徑營

坐地分贓休地容

拿首作賊当營生

今日了

官兵來拿到家內

定不柱輸盈双可中

万一被人拿了去

難保那

良眷俱家活不成

血胞的孩兒剛滿月

想保殘生枉用工

不言黃氏心害怕

在新正前面中雄

與重寇

院內相持多一会

了了動怒眼无睜

一齊忿勇冲上去

大家都想把功成

関動怒一攢勁

小西時下怒生嗔

倭刀削折鉄鎚把

小西回手下绝情

唳叹一声有了重

那沈成

身归那世見閻君

莫友一見才要跪

賀人杰

同鎚扔来中面門

尸首栽在当院內

阮国柱

害怕有忙心内京

他心中

想有他要处命

神旦_子認扣搭弦对准賊人

三丁為首的賊到死了
丁了阮国柱心中害怕腹内说不好
今日这丁莽子难雇
俱家不得自雇残生
这个賊想罢忿勇往外相冲
计全着的明白说李五兄
第快放旦子可要留他的姓名

神旦子

口中答应说知道

回手掏旦那消停

認扣攢力弓拽滿

对准賊人把弦松

吧的一声有了重

鼻梁有傷尚鮮紅

往后一仰栽倒地

賊人有忙心内京

関小西

吩咐官兵快上綁

余者賊人作了營

乱哄哄只想跑

車好汗

焉肯怪饒松放松

拐拘鈴扎与棍打

俱了有傷到在塵

車兵按次都上御

除了那

死的拿住十六名

五十名官兵由半

看守賊宅有已人

回了大人自有信

在着欽差怎兼行

押有車往外走

今有了

天填一全往回里行

一直竟林淮安府

見欽差

審賊正法明日在





